

在我年轻的二十岁,到过一个小村子劳动了整整一年。

那一年很平淡,春天去,冬天回,没有特别故事,可是总会想起,想起的全是细节,没有小说般的情节,它们挂在心里像画片。

是拖拉机送我们去的,天下着小雨,我们穿着雨衣,用身体挡住行李,在泥泞的小道上歪来歪去地颠着,虽然心里的感觉也湿答答的,却笑嘻嘻地就到了,两个小时的路程。

很年轻的时候,歪来歪去两小时路程,渲染不出更多泥泞,年轻本身是一条干爽的大道,平坦得很。

这张小画片的旁边要写上几句注释:那时我们都是农场知青,知青挤在一起,不像真正的乡下,就挤上这一辆拖拉机,想去真正的小村子,和真正的农民在一起。年轻的决议,不分行也是诗。

没有欢迎仪式。真正的农民都真实、简单,不致辞,不说蓬蓬勃勃客气话,激励话,甚至连一句要求、半句规定也没有说,队长

小村子画片

梅子涵

略略看了我们两眼:“来了?”就背转身走了。他不穿雨衣,不打伞,有力气的身形有些弓背,但那略略的两眼是温和的,我还看得出很淡的笑意,他的弓背上也有温和,流露出踏实的亲近。队长姓唐。

雨停了。初春气息扑扑腾腾。唐队长站在一块长满草头的地里,我们站在田埂上。

他手撑着锄头在和副队长说话,商议着翻地的事。

我们很吃惊,他们要把草头翻到地里当肥料。在上海的家里,草头是炒了吃的,放些白酒,很好吃!

城里和乡下,事情是这么不一样。

小时候,也去过乡下,那都是跑来跑去玩,没有站在田边,认真看着,听着和田地有关的事情。以为田地就是泥土,东西长

在土里。其实,种下,长出,都是有神态的。交谈,商议,决定,两位队长都笑嘻嘻

嘻,不抽烟,穿着土布裤子,神情安详,信心全在平静的语气里。也有得意,是乡下式的浪漫主义。最后一句乡下口音的上海话是:“就格能吧!”就是:“就这样吧!”

唐队长看出我们可惜草头的心思,说:“要是想吃,就拔点回去,炒的时候要放油放酒的啊!”他笑咧咧的,副队长也笑咧咧的,副队长姓王。我们就真的拔了一点,不好意思多拔。

我后来看见过各种人的交谈,有书本知识的人最喜欢交谈,我也是一个人勤快和忙碌的交谈者,可是老记得这一次两个队长的农事交谈,泥土之上的优美,他们的土布裤子,其实很牛仔!

后来,懂一点节气了,我会想起,他们那是站在节气里。

后来,写文学,写硕果丰收,也会想起他们,他们是站着,乐呵呵地预备着秋天的金黄抒情。

那一刻,小村子别的农民正分组成那摊派好的田间和沟边,那是一个集体主义年代,小村子里的队长,是小村子春夏秋冬的领袖。

后来,开口闭口说哲学,眉飞色舞间就把哲学讲得令人目瞪口呆,自己惊艳自己,乐不可支。也听着别人纷纷说海德格尔,说康德,好像不提到诗意地栖居,不说出几个人名、词名,就没有哲学,没有学问,人生平庸。而站在地里的农人,熟练的工匠,其实都是形而上地站在和走在形而下里的,不违抗规律,遵循节气,中国的节气简直哲学透顶!他们都是懂哲学的人,只是说不出词语,了然于心,安安静静。童话里最多的是不识字的哲学家,童话是更生动的哲学词典。

唐队长也骂人。是很真实的农民式骂。骂的是农事上的,是哪一个人的小狡猾。那个样子真是很痛快很帅。直接,明白,呼啦啦,穿透田野,绕半圈,还有余音,无人还口!鸡照旧咯咯咯地叫,寻着虫子,散着步。乡下鸡叫着

任何一种花,只要汇成花海都很壮观。金黄的油菜花海更是流光溢彩,那金色太过璀璨,让人几乎有点晕眩。

每年春天一到,总会有人在微博上询问油菜花的花讯,评论里的回答七嘴八舌:徽州快了,无锡尚早,而云南罗平坝子的油菜花已经开谢。早早勾动人们春心的,有时并非桃李,而是这由南朝北野火一样燃烧的金色花朵。

江西的友人邀我去婺源看油菜花海。她发来的照片我一直收藏在手机里。那些高低错落不规则的梯田线条曲折,形成了层层叠叠金黄的花环。近处是一畦畦一垄垄黄绿相间的菜花,远处是白墙黑瓦,再远则是黛青的群山。其中有一张拍到了炊烟,那画面分明是“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写照。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拍出了油菜花的日常生活气息。油菜花不是园林或厅堂里的花,从本质上来说油菜花是一种农作物,它的审美价值是衍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它的美毫无矫饰的成分。唐朝齐己的“吹苑野风桃叶碧,压畦春露菜花黄”,宋代杨万里的“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描绘的都是乡野春光。

有一年去青海。我和同伴开着车在青



春归 (中国画) 李知弥

散步,是令乡下更像乡下的。

唐队长骂完就停下,绝不唠唠叨叨,就像一架飞机飞走了。过一会儿听见笑声,笑声也是他的。笑声里好像还有刚才被骂的人。小村子里充满农民的可爱,春夏秋冬,看不见做作的身影。

小村子里家家有竹园,绿得团团簇簇,鸟儿们窸窸窣窣飞于其间,发出相似的音,唱着各自的歌。那都是格外好听的,可是很年轻的时候听见了也模糊,而现在却格外醒亮起来,坐在这儿的桌前,写着文学的句子,窗外树林子里的鸟叫声,疑似正是那时的,小村子里绿得团团簇簇,也成片地栽入了我的记忆,想起了心里就叽叽喳喳,多情地飞得四处都是枝头。

小村子里有个高中毕业生,和我们一样,不能继续上学,我们从市区到乡下,他从镇上回家里。他长得高高的,原本是要考大学的小村子里的人都说他读书好,现在也看书。但是他已经完全像一个真正的农民了,挑着担子,干着重活,格外卖力,不多言语,他的爸爸正是被唐队长骂的,懒懒查查,没有农民样子。高中生尴尬,绕开骂声,离得尽量远些,可是看见我挑着担子走得晃悠悠,迎面而来,会轻声问我:“吃力吗?”像一个个和我同过校园的学

长,关切着年岁小的弟弟。

走过时看着他家的小屋子,里面黑乎乎,他的爸爸落后,唐队长骂过,我便小心地收住脚步,没有挨近过他家的门槛。他的神情里是很想和我们说说话的,我们是市区的学生,我也很想和他说话,但是我们没有交谈过。很年轻的时候,有些小心,有些错过,也是因为自私。

多年以后,我去小村子,想看看农田,看看绿的团团簇簇,我住过的那间临河小屋,两个队长,那个高中生,对我们亲切的其他农民,高中生的爸爸对我们也很客气,会问我们自己做饭习惯吗……县里人开车送我去,一路平坦,到达了,我站在大路上眺望辨认,没有沟渠,没有河,没有田野,没有竹园……小村子变成了模模糊糊的一小块幻觉了!

我没有继续走近,就离开了。

返回的路上,我满心的愿望是两个队长都依然健康着,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了!真希望唐队长还会那样骂人,像飞机飞过。

不知道那个高中生后来有没有再考大学,他是应该上大学的,或者到一个镇上的学校当老师,不应该让小村子便是他后来的南北东西。

那时,还有一个上海的师范生,年轻的女孩子,分配下来当老师,每天经过小村子,到闸口那儿的

没想到,去年第一次看到故乡的枣子,竟然是在上海,是在蔡元培的故居前。

这是小时候我在老家最常见的青枣树,在树根处就分成了“V”形的两枝,树也就七八米高,树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八角金盘,满树都是枣子,青青的枣儿,已熟得白了、黄了、红了,已完全到了该打枣子的时候了,可所有的枣子,全静静地挂在枝头。我踮了脚想去够,却够不着。想像小时候那样爬树去摘,当然,只是想而已……

我知道,这是在上海呢,还是在蔡元培故居前呢,怎可造次?

我人生所吃的第一种水果,一定是枣子。

那时,我们村庄是全县唯一出产青枣的地方。每年夏末枣熟季节,整个村子都会为枣疯狂。父亲、祖父、小姑他们,都在生产队里干活,都是打枣高手,都是挑枣进城卖枣的主力军。外地的小贩、出嫁的女儿、全村人的亲戚朋友,也会为枣而来,那时,八月中下旬的每一天,都是我们村热闹非凡的青枣节。

像我这样的小屁孩,几乎人人都是“逛枣”能手,在同龄孩子中,数我上树“逛枣”的本领最高。那些大人连竹竿也打不下的枣子,我能上树一颗颗把它们全摘下来,靠的就是个小孩轻,胆大又身手敏捷。

遇到风雨天,我们全村小孩都会提着篮子去路边、溪畔的枣林捡枣子。捡来的枣子吃不完,会煮熟晒成枣干。煮枣时,我奶奶会放点白砂糖,那样,枣干又甜又韧,是我们童年不可多得的美味零食。

“那时候,夜里只要听到风声,大姊肯定等不及天亮就要起床去捡枣子了,她是全村公认的最勤快的小孩……”我的小妹每次回忆我们的童年往事,总爱说这一串话。

是的,就因为我的“勤劳”,我去镇上读高中时,爷爷还痛心地质备我娘:“这么好的囡妹,你怎么舍得让她去读书?”

唉,这么好的囡妹,一漂出去,就再也回不到枣树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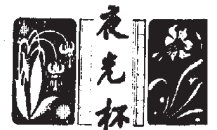
本来,我曾在城里的家门口种了两棵枣树,一棵被野生的枇杷树占了地盘,枯死了,一棵本已高达三层楼的窗子,却在年前被无辜砍伐了……从此,对枣树的爱,就成了我最执拗的一个梦。就连我故乡的田野中,枣树也难得一见,差不多都被柑橘树代替了……我只有在梦中,才能兴高采烈地回到童年的枣树上去,回到童年枣树下的稻草绳子秋千上去,高高地攀爬,欢快地悠荡……

真的没想到,能在上海的华山路上遇见她,我的这位童年老友!蔡元培故居要九点才开门容人参观,我早了一个小时。但我离开时,不仅带着参观后的满足,还带着满心的甜蜜。我看到了这里洋气又古朴的建筑,看到了门口发黄的小吊灯,看到了窗台上的蛛网,看到了窗外不远处的竹篱,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馨,仿佛蔡元培先生还在屋里写着文章,还在为中国教育的出路出谋划策。

尊敬的蔡先生啊,您门前的青枣熟了,该打枣子了,就让附近的孩子都来吃枣子吧!

然后,请孩子们告诉我,这里的枣,有没有我童年故乡的枣子那么甜!

小学去上课。她走路,半低着头,不东张西望,神情的轮廓有些忧郁,我们可以看得见……



在遇见埃特加·凯雷特之后

方铁

前两天,办公桌上长久沉默的座机突然响起一阵铃声。一个陌生的声音准确地报出了我的名字。听他讲述寻找的经历,竟然是沿着埃特加·凯雷特的文字,在互联网汹涌的数据流中敏锐识别出与我这个译者相关的只言片语,通过侦探般的分析比对后拨通了正确的号码。他跟我分享阅读感受,提到我的译笔忠实地传达了凯雷特别致的幽默感。

这位机智热忱的行业后辈的话语成了我一整天琐碎庸碌工作中的高光时刻。

翻译是我偶然发掘的业余爱好,我把它看作一场可以消磨很多时光的智力游戏,享受“沉溺”这个状态本身纯粹的快乐。它足以回应我的大部分居心:破解另一个灵魂最隐秘幽微的心理和最想展示又想要掩饰的矛盾;看透甚至拆解一个精心构建的叙事迷宫内在自洽的逻辑;为浸润在另一个时代社会中自然而得毫无道理的俗成表达寻找恰当对应的汉语词汇……收敛着创作发挥的冲动,尽可能地收束自身的存在,隐匿于投射在原作聚光灯外的暗影里,却手握静默与倾吐切换的开关。我得以暂时脱离现实生活一成不变的轨迹,围绕另一颗星球运行。

凯雷特就是那些星球中密度最大的一颗。十年前在创意写作课堂上偶然遇见这位以色列作家的時候,未曾预料他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往后的生活。也许因为刚下长途飞机的缘故,那天他灰白着脸,温和得近乎孱弱,恪守素食主义者的条件,任由我们面对一桌子丰盛的美食大快朵颐,独自一隅只揣着一瓶零度可乐续命,不时旁若无人地用细若游丝的英语吟出一两条轻便实用的写作技巧。“我在大学里教创意写作。”他又笑得更浮夸了一些。我多少有些经验,表象之下,是波澜壮阔的内心戏经过羞怯与敏感的折射后形成的虚像。我对这样的人抱有极大的好感,因为他们正是善于创作故事、描摹情绪的类型。

瞬息万变的当下,新的经验不断冲击头脑,新的情绪状态不断生发,快乐和痛苦比以往更加复杂却也更加抽象。不知何为、不知所起的万千感慨,成为无法倾吐又难以咽下的块垒,郁结于胸。若是一生都在“一言难尽”中哽咽,会不会很悲伤呢?

把凯雷特的故事推理、收集、淘澄为汉字符码的过程中,我不断观察他是如何破解的。他努力摆脱“正常”的故事,把叙述形式和内容的创新当作职责所在;他还努力富有幽默感地描绘“正常”以外的生活,目下这份努力又有了新的意义。我一边尽己所能把他的故事忠实传达给读者,一边逐渐自我明确:恐惧与沮丧,与美好是可以并存的,不完美的世界与不完美的人生可以和解。文学作品的动人之处大抵如此。坚持用文字的方式介入生活的个人,依然很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凯雷特”成为了一个结下友谊的暗号,有人带着书出海,有人把它夹在手写的书信中作为新年推荐,还有人欢迎我加入了他尚不知名的小说,生活也因之有了额外的开朗和趣味。

那些无可名状,不再是独自一人默默咽下。

海湖边转悠,忽然看见连绵的油菜花田,一望无际的金色花田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简直让人猝不及防。渐渐地,我感觉自己就像奔驰在一幅画里。蔚蓝的天幕,巍峨的祁连山、清澈的湖水,油菜花田则是大自然这个画家失手打翻了明黄颜料,就势涂抹上去

压畦春露菜花黄

陆耀辉

的。在江南看起来柔婉的油菜花,到了西北呈现的则是热烈恣肆的美。

油菜花开的季节去杭州,去玉皇山俯瞰八卦田也是春日一景。八卦田位于玉皇山南麓,八卦中心的太极圈里种植龙井茶、火棘、红叶李以及时令花卉,保证常年的基准色调,八卦田地则按季节分别种植八种不同的庄稼。每年春天,八卦田都会绕着外圈种一整圈油菜。冬天一到,田里油菜花开,给八卦田镶上一道金边,极有春天气息。杭州人八卦田赏油菜花的习俗由来已久。明代文人高濂的《四时幽赏录》中的“八卦田看菜花”,记录的就是此地的美景。

成片的油菜花耀眼夺目,单株的也纤巧

可爱。油菜笔直丛生,青绿色的茎秆泛着淡淡的银光。油菜花是总状花序,四枚精致的花瓣呈十字形排列,齐平地环绕着花蕊。油菜花粉丰富。有一次我买了一把油菜薹,随手抽出一把顶端有花蕾的插在玻璃杯里,第二天赫然发现杯子四周落了一层金灿灿的花粉。油菜花开过之后,果荚里结满种子,风大的时候种子被摇得“沙沙”作响。有一年初夏,我在苏州旺山的一座寺庙里,看见天王殿两边的地上铺满油菜籽,果荚已成熟开裂,露出黑紫色的油菜籽,想来是等着晾干收菜籽。起初觉得有点诧异,后来在寺庙后院看到菜地和瓜棚豆角才恍然大悟。江南多雨,天王殿既挡雨又通风,用来晾晒农作物种子神明想必不会怪罪。

油菜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嫩茎叶可当蔬菜食用。油菜薹入菜,最常见的做法是煸炒。炒菜薹最好是用荤油,大蒜炆锅急火翻炒,成菜颜色碧绿,入口微苦鲜醇。相熟的菜场摊主告诉我,菜薹嫩茎顶端的花苞将开未开时吃

二月是理想的早春观

花地被植物,可植于坡上、树荫下、路旁。

十曰谈

田野春色

责编:徐婉青